



慈濟醫療日誌

# 心的軌跡

生命的美，在病苦中淬鍊、在淚水中淘洗、在笑容中感受；  
這是一個拔苦予樂的地方，一個感恩知足的天地。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護理長惜福愛物心 讓廢塑膠繩重新發揮物命

## 十一月三日

下午三點左右，路過血液透析室門口，遠遠看到兩個志工（古秋鳳、葉金英）及一位阿嬤（邱何妹），坐在廊道的椅子上織毛線，走近一瞧，竟然不是毛線而是塑膠繩，原來她們三位正努力的將一段段使用過的短繩綁成一長條，再捲成一個圓球。

怎麼這麼惜福啊！秋鳳說：「是阿長（游純慧護理長）叫我們做的。」護士張偉芬表示，已經做了很久很久了，記不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一位病患家屬黃慧貞，每周一、三、五陪先生到慈院洗腎，她表示，我來一年多了，不時看到志工在捆綁繩子，她們是將醫院裡的廢物再利用。何妹也是陪先生來洗腎，她只需要偶爾進去探望先生一下就好，所以有時她也會幫幫忙，和師姊坐在一起捆繩、聊天。

偉芬表示，在洗腎中心裡，每位患者洗腎後，幾乎都會用完一桶藥水，所以一天下來就會有八十幾個藥水廢桶，而這些回收繩就是用來串空桶子的。

至於廢繩怎麼來的呢？原來是每天班與班之間汰換下來的床單、隔離衣等，在送洗回來時，都會被綁成一捆捆的，而這些繩子一般都進了垃圾桶，但在純慧的惜福巧思之下，便重新賦與它新的生命。

純慧表示，以前洗衣房阿姨送被褥回來時，會將塑膠繩拆除，偶爾有一兩次沒拆除。純慧在拆這些繩時，都覺得丟掉它很浪費，一直在想如果回收這些繩子可以做何用途？雖然收集的數量並不大，一時之間也想不起能發揮什麼作用，但是不管如何，先收集了再說。

有一天洗衣房的阿姨送被褥回來時，發現純慧在收集這些繩子，便告訴她洗衣房有好多，純慧便又全部要了回來，「雖然只是小錢，但丟掉就是丟錢。」而且從此以後，阿姨送被褥回來時，便不再將塑膠繩抽走了。有了大量的繩子，又有了志工的協

助，從此純慧便不再請購綁藥水廢桶的紅色塑膠繩，而改用這些惜福繩了。

## 關山 慈濟醫院

上帝忘了把「脾氣」放在丘昭蓉醫師身上

十一月二日

今日關山院內有遠道而來的嘉賓，他們是大愛台的同仁，黃兆輝師兄與傅小青師姊。此次前來主要是爲了拍攝有關「東區醫療貧乏」的影片，隨著關山巡迴醫療車上山的他們，在半天的拍攝行程中，他們直接看見村民的生活後，有感而發表示說：「這裡大概只有『小孩』與『狗兒』是清醒的吧。」因爲所見到的村民不是走路搖搖晃晃，就是酒醉後一直在看診現場，重複自己的話語，但即使如此關山慈院的關懷永遠都不間斷。

午後，大家目的地是南橫的布農部落。在上山前丘昭蓉醫師先前往一位患有「非開放性」的肺結核病患家中施打點滴，此位病患因酗酒、營養不良，導致後來肝臟也出現問題，並對肺結核藥物產生抗藥性，於是現在僅能給予點滴方式補充營養，並固定每星期做居家關懷。

接著又前來一位余性患者家中，這位阿嬤因爲不想前來醫院看診，所以醫師只好到她的家中關懷，希望在貧困的生活中給他們溫暖，因此阿嬤的先生，每次看見院內同仁過去關懷他們，都會眼眶泛紅地流著眼淚。

走在南橫公路段，對於兩位大愛台同仁卻是一件很新奇的事，尤其在山上看見村民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模式；還有小孩子的天真無邪；以及丘醫師無私地把關山上居民的健康，這些林林總總，都讓兩位同仁感到「意外」與「驚訝」。

一趟巡迴醫療行程，黃師兄表示他非常敬佩丘醫師，認爲醫療奉獻獎應頒發給她，也有感而發地說：「上帝應該忘記放一樣東西在她身上，那就是『脾氣』。」因爲她對於病人的關心，就是言行始終如一。

到利稻部落已夜色籠罩，大家在微黃的燈光下擺上一張桌子，

數張小板凳，村民陸陸續續前來，有些已有幾分醉意，有些搖搖晃晃，有些大聲告訴醫護同仁，為何還未輪到他們看診？在寂靜的夜晚，一動與一靜，一位穿著白袍的醫生在無怨無悔地付出。

這樣的一幕，在東部醫療資源匱乏之虞下，或許可以彌補「先天上」的不足，而這一幕也是會不停的在上演著。

## 玉里 慈濟醫院

關懷與愛 週而復始的在鄉間流轉

十一月三日

進入玉里鎮前有個最著名的「安通」溫泉，其位置在玉里鎮及富里鄉之間。而在安通溫泉附近的富里鄉吳江村，有一戶由鐵皮屋搭建而成的房子，房屋的外圍構造早已被切掉一部份，於是殘垣的紅磚更顯而易見。

這戶人家居住著一位獨居老人——練爺爺。六十二歲的他並未結婚，在民國七十六年的時候，搬到這裡定居。由於，以前喜歡酗酒的他，通常都在酒醉的時候，被救護車送來醫院急診室，於是久而久之成了醫護同仁眼中「熟悉」的「人物」，而這樣的「劇情」也經常重覆「上演」著。

先前，富里鄉當地的慈濟委員志工，曾定期過去探視他，之後練爺爺申請到中低收入戶的資格，慈濟才停止救濟，但他仍然不改喜歡喝酒的習慣。特別的是，每每來到醫院住院後，出院前他總會告訴醫護人員一些病痛藉口，想繼續留在院內。

一日晚上爺爺再度住院，二日身體狀況已趨穩定後，他仍如往常，一直找尋病痛藉口想留在院內，經協調後由同仁謝文彬師兄親自開車載他回家，出院後同仁們仍不放心，於是今天再度前往探視他。

原來練爺爺因自己寂寞一人，於是一直想待在醫院人多的地方，透過今日居家關懷的行程，大家告訴練爺爺，慈濟人仍會再次前來看關心他，希望他好好保重身體，也告知他身體不舒服時，不一定要到急診，還是可以掛門診看病。

接著，大家又前往一名李姓年輕人家中，他因為十二年前車禍，導致右側手腳行動不便，目前他行動的情形，比起以往大有起色，同仁看了他的情況很替他高興，也告知他星期四早上有復健科門診，希望他能來醫院復健右側手腳，讓行動更為改善。

每一處定點的居家關懷，雖然都要一個月才會輪到，其因病受苦的民眾，也許有些須經歷復健的艱辛過程，但是他們從不孤單，因為他們擁有了慈濟人「週而復始」的關懷與愛。而這種長期的關心，從他們的臉上大家都收得到所釋放出來的「感恩」與「安心」。

看見他的快樂與進步 連鄰居都稱讚不已

#### 十一月四日

今日的玉里慈濟醫院出現一位平日都是由同仁前往居家關懷的李姓患者，從十二年前發生車禍以來，今日是他第二次踏進醫院做復健。

李先生當年發生車禍後曾經有一小段時間在桃園復健，不久就由父親帶回來富里生活療養，一起相依為命，直到今日他才再度踏入醫院。

現年三十二歲的李姓年輕人，十二年前的一場交通意外傷及他的左腦，導致右側手腳偏癱及失語症。經過了十多年，李先生一直由父親照顧，並且訓練他的生活能力。當李先生告知王舜光醫師，他與父親相依為命的過程時，例如：陪他走路、訓練他用左手拿筷子吃飯。王舜光醫師聽後，發自內心感動地表示：「我真的覺得李先生的父親很偉大，因為我們幾乎教病人，以『湯匙』代替『筷子』來吃飯。但是李先生卻能用左手拿筷子、自己煮飯、自己騎著三輪的機車，尤其，他的失語症已改善許多，目前他只有『構音』上的困難。」

王醫師也同時表示，他最希望李先生藉由復健，可以走得更穩，可以不再使用手杖，希望他能用左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今年七月五日，大家第一次到李先生家中關懷，當時志工與李先生的妹妹聯繫時，李小姐為了保護李先生，於是有了防禦的心理，但是經過慈濟人多次的關懷，李小姐才很放心的將哥哥「交

給慈濟」關懷。由於，昨日跟李先生談起復健的時候，有心想復健的李先生隨即打電話給妹妹，經與志工溝通後，她非常地放心同意哥哥到玉里慈院復健。今日看見李先生從電梯口步出，在他身上真的看見了「希望」。

今年六月，長期陪伴著李先生的老父親，不幸因車禍意外而往生，雖然不幸一再打擊這一家人，然而好在有家人的愛與相互的扶持，李先生這幾個月來仍如父親所期望的勤快地在做復健，在北部工作的妹妹，也一個月回來一次探望他。現在他可以自己煮飯、洗衣服，家裡更打掃的一塵不染，比起以往也更開朗許多，相信他的父親也會感到欣慰。

昨日居家關懷時看見他的「快樂」與「進步」，連鄰居都稱讚不已，每位同仁彷彿比「中頭彩」還要開心，今日再看見他，大家真的看見了「希望」。

## 大林慈濟醫院

到校復健服務一年 東奔西跑的阿榮變乖了

十一月二日

阿翔讓阿嬤牽著走進教室，坐在椅子上等待，阿翔的手上抱著一隻小熊和一顆小氣球，圓嘟嘟的可愛臉蛋特別引人注意，雖然進教室前才剛上過廁所，但坐在位置上的阿翔仍一直嘟囔著說想要尿尿。阿嬤叮嚀阿翔要乖乖，馬上就輪到他做復健評估了。

「阿翔，你手上的娃娃好可愛喔！給阿姨看看好不好？」同仁跟阿翔打招呼，阿翔頓了半晌：「買(不要)。」阿翔不要人家碰到他的娃娃，阿嬤有點擔心阿翔不配合，再三叮嚀他要聽阿姨的話。

「阿翔，你會不會拿筆？拿給我看好不好？」阿翔抬起頭緩緩地說：「買(不要)。」

「阿翔，哪一支筆是紅色的？你拿給阿姨看喔。」阿翔還是回答：「買。」



阿翔的身材雖然比別的小朋友還壯，但似乎不太能理解一般人的對話，也常無法正確接收阿嬤想給他的訊息。十一月二日醫師王淑怡及治療師簡毓瑾到了太保國小，為身心障礙學童做到校診視服務，阿嬤與老師帶著阿翔從鹿草來此，讓專業人員為他做評估。

個子又瘦又小的阿宗，掛著靦腆的笑容，老師特別交代協助評估的同仁，阿宗需要以台語對話。「阿宗你用右手拿筆，沿著這個線條，從外面畫圈圈到裡面。」同仁耐心指導阿宗，阿宗斜著頭，仔細完成了這項指令。「哇！你畫得很棒喔！」阿宗受到了鼓勵，眼神有點發亮，露出兩排黑黑的蛀牙開心地笑著。

「阿宗，你從盒子裡面拿五顆豆豆到這個杯子裡。」「一、二、三…」阿宗每次算到一半，就不時抬頭看別的小朋友在玩什麼遊戲，每回阿宗都多拿了十幾顆豆豆出來，讓人分不清楚阿宗是不是真的沒有數字概念。「你的左手是哪一支？」同仁問，阿宗眼珠子左右動了一下，舉起了右手。「你的右腳是哪一支？」同仁又問，阿宗把雙腳都抬了起來，一會兒放下左腳，一會兒放下右腳。這些問題是為了解評估，不是考試，也不給暗示，不管阿宗回答得怎麼樣，他還是受到「你很乖」、「你很棒」的讚美鼓勵，一點也沒有挫敗感。經過王淑怡醫師的問診之後，發現阿宗也許並非真的學習障礙或身心障礙，而可能是因為家庭環境文化刺激低落，使得阿宗的理解與學習能力較差。

另一個在師姊身旁的孩子，鼻樑上掛著一副厚重的眼鏡，一直無法專心作答，一會兒抓起整把豆子玩，一會兒起身畫黑板，原來他是老師眼中的過動兒，在班上的表現令人頭痛，然而當他們碰上毓瑾，都成了乖巧可愛的小天使。

還有一個孩子——阿榮，阿榮跟在老師旁邊，反應雖不是很靈敏，但看起來很乖巧。

阿榮看到同仁，慢慢地吐出三個字：「阿姨好。」「哇！小朋友你好乖喔！」聽到同仁的讚美，阿榮不好意思地低頭笑了出來。毓瑾說，阿榮是去年收案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他時，阿榮東奔西跑，幾乎沒辦法溝通，一年後的今天，阿榮不但乖巧得多，注意力提昇，也能夠跟人互動，這都是復健科的團隊這一年來到校復健服務的努力成果。

